

征服者

〔法〕 A·马尔罗著
郎维忠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5.4



征 服 者

〔法〕A·马尔罗著
郎维忠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dré Malraux

LES CONQUERANTS

根据法国 Bernard Grasset 出版社

1977年版译出

征 服 者

〔法〕A. 马尔罗著

郎维忠译

责任编辑：管筱明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乡市印刷厂印刷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插页：1

字数：120000 印数：1 —12700

ISBN7-217-00367-9

I·153 定价：2.00 元

湘人：88-3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现代著名作家、政治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 1901—1976)的第一部小说, 出版于1928年。作者在书中以雄浑有力的笔触, 描写了1925年中国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围绕这一事件广州革命政府中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和斗争, 表现了革命与反革命两个阵营里各种人物的活动。因此, 本书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人的状况》一样, 是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杰作, 在法国现代文学中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 由于作者当时没有到过中国内地, 仅在香港停留过几天, 对中国的生活与斗争并不十分熟悉, 只是凭自己在西贡办报时对华侨的了解, 在香港几日的所见所闻, 以及从报刊上获得的有关知识来写作本书的, 因此对当时中国的状况的描写有不完善之处。这点需请读者注意。

BAZL / 14
03

第一部 接 近

6月25日

“广州爆发了总罢工。”

这则无线电讯，昨天张贴出来，加了红笔划线，十分醒目。辽阔的印度洋一直伸展到天边，波平如镜，海水纹丝不动，没有轮船的航迹。天空云团密布，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充满饱和的水蒸气，就象置身在澡堂里一样。旅客们在邮船的甲板上踱着方步，留心不离开布告栏太远，昨天夜里收到的无线电讯将贴在那空白的框子里。每天都传来许多新消息，明确表现已经开始的悲剧，它轮廓分明，现在变成直接的威胁，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广州政府的敌对情绪，直到现在还仅表现在言论上，那些无线电讯一下子就意味着要由言论变为行动。骚乱、罢工和巷战，没有意料不到的意志那样触动每个人的心。那意志，仿佛跟英国人的意志一样顽强，不局限于泛泛而谈，而要触及英国最珍贵的东西：它的财富和威信。严禁在广州政府管辖的省份内出售任何英国货，中国商人也不得违例；对市场先后实行管制；香港工人破坏机器；这次广州的总罢工，一下子波及到英属岛屿的整个商业，同时报界还着重指出广州军校的过火行为……这一切使全体旅客面临一场新式战争。中国南方的无

政府主义势力发动的战争针对香港——英国在亚洲统治的象征，英帝国武力控制其臣民的军事堡垒。这场战争有人暗中支持，旅客们对那些合作者却一无所知。

香港这个小岛在世界地图上，是一个清晰的黑点，象一个插销锁住了珠江口。沿着珠江伸展开去的一块灰色，是广州市，模糊的虚点代表市郊集镇，离英国军队的大炮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一些旅客每天都注视那个黑点，好象期待着某种启示。他们起先感到不安，现在显得惶恐，忧心忡忡地猜测这个世界富岛之冠的防卫前景如何，因为这地方与他们相依为命呀。

如果这个宝岛或迟或早成为，或者重新成为一个小港口，如果它干脆衰落下去，那是因为中国能够物色到同白种人斗争的干部，尽管至今还缺乏这类干部；欧洲人的统治将要崩溃。与我同行的经营棉花和头发生意的商人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们焦虑不安的脸上（公司将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毫不奇怪地看出他们对帝国进行的残酷的斗争的反应：要从混乱中突然组织起来，对付比其他任何民族更加意志坚强，更有力量的民族。

甲板上出现一阵剧烈的骚动。旅客们急急忙忙，你推我拥，挤作一团；新的无线电讯贴出来了。

瑞士、德国、捷克、奥地利，不用看，不用看。——俄国，瞧上一眼吧，不，没有意思。中国，啊！

沈阳：张作霖……

不用看。

广州：

站得离布告栏最远的旅客，为了靠近些，把我们一直挤到布告栏边。

“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苏俄军官的指挥下，为浩浩荡荡的学生、工人游行队伍殿后，向沙面^①开火。负责守护桥头的欧洲水兵用机关枪扫射，进行还击。军校学生被苏俄军官驱赶，接连几次向桥头发起冲锋。他们被打退，损失惨重。”

“在沙面的欧洲妇女和儿童将撤退到香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将乘坐美国船只。英国军队马上出发。”

突然，一片鸦雀无声。

旅客们散开了，惊愕不已。右边，两个法国人相遇：“先生，人们终究要自问，什么时候各国政府才会决定采取强硬措施……”他们向酒吧间走去，他们谈话的结尾消失在轰隆隆的机器声中。

十天以后，我们才到达香港。

沙面——停了电，整个租界一片漆黑。五点钟，东西两桥头被铁丝网拦住，匆匆忙忙地加强了戒备。炮舰上的探照灯照亮了桥头。

6月29日，西贡

一座孤立荒凉的外省城市，十里长街，笔直的林荫道，两旁热带树木巨大的树荫之下，长满了青草……人力车夫拉着我，汗流浹背：要跑的路很长。我们终于到了华人区，到处是漂亮

① 沙面是欧洲人在广州的租界。——原注

的盒底黑字招牌，麇集着小银行和形形色色的办事处。在我面前覆盖着绿草的一条大道中间，一条小铁路在嬉游。37号、35号、33号……停车！在一所象区内其他房子一样的“格子”前面，我们停下来了。象是某个办事处。大门周围挂满了不知名的广州商行的牌子。房子里面一排积满灰尘，快要倒塌的窗口后面，坐着两个打瞌睡的华籍职员；一个象具尸体，穿着白色衣服；另一具浮肿虚胖，脸色焦黄，光着上身。墙上贴着上海印制的彩色画片：蓄着刘海的少女，妖魔鬼怪，还有风景画，三辆自行车胡乱地摆在我面前。我正在国民党交趾支那党部主任的家里。我用广州话问道：“陈老板在家吗？”

陈老板在家吗？“陈老板”还没有回来。先生，请上楼坐。”

我登上一架梯子，来到二楼，空无一人。我坐下了，无所事事，放眼张望：一个欧式大衣柜，一张路易一菲利普式的云石面台子，中式乌木长躺椅，还有几张豪华的美式扶手椅，上面布满突起的手柄和螺钉。我的前上方，玻璃镜框里有一张孙中山的大幅肖像，还有屋主人的一张尺寸小些的照片。随着蟋蟀的叫声和熟食小贩的竹板声，从门窗洞里传来煮中国式肉汤强烈的油腻味……

一阵木屐声。

屋主人同两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进来了。此人正是我到这里来要找的热拉尔。大家互相介绍一番。他们请我喝绿茶，并委托我向党中央转达“全体法属印度支那党组织对民主制度的一片忠诚之心”等等。

最后，热拉尔和我出去了。

他作为国民党驻印度支那支部的特派员，到此地仅有几天。他个子矮小，胡髭已经灰白，颇象沙皇尼古拉二世，眼光无神，优柔寡断，外表和善。他象个外省的医生和近视的教师；他挨着我走，脚步拖沓，嘴里叼着一只细烟嘴，吸卷烟。

他的汽车停在街头等我们。我们入车就座，缓缓地上路，在田野里穿行。流动的空气足够创造新的气候；疲劳紧张的肌肉松弛下来了……

“有什么消息？”

“都是你能从报纸上得知的消息。各行各业工会发出的罢工令看来很周到……而英国人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办法：组织自卫队不过是开玩笑，自卫队对付暴乱还可以，对付罢工就不行。禁止出口大米，香港一个时期内的大米供应还有保证，但是，我们绝不想让全市的人挨饿；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富裕的中国人支持反革命组织，受到这个禁令的打击，就象挨了闷棍……”

“但是，昨天以来的情形怎样？”

“一点也不知道。”

“你认为交趾支那政府会取缔无线电广播吗？”

“不这样认为。无线电台的职工几乎全都是‘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我们会得到消息的。只是香港方面不再予以转播罢了。”

过了一会儿。

“来自中国的消息又怎样？”

“中国的消息是由宣传部控制发布的，不需多讲！据传，一些商会要求商会主席向英国宣战，驻沙面的英军士兵被广州居民俘虏，特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正在积极酝酿……这全都是捏造！要说真实确凿的事，那就是在香港的英国人头一次看到财富从他们身边溜掉。抵制英国货是件好事。罢工，那更妙。罢工会有什么结果？遗憾哪，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过一阵子，我会得到一些情报。两天以来，终于没有一条船下海去香港。船只全都停泊在珠江里……”

“这里呢？”

“情况不坏，您知道：您至少可以带走六千元，还可以筹集到六百元，可是不很落实。我只在此地呆四天。”

“啊！应该说是竭尽全力！中国人很少显得情绪激昂。但是，应该说，这一次不同了，他们满怀激情。请想一想，我将要交给你的六千元差不多都是苦力、码头工人，手工匠等穷人捐献的。”

“他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香港的意外事件，沙面……”

“当然啦，这场潜在的反对英国的战争——英国啊！呆着不动，无能为力的英国！——使他们如醉如痴。（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中国味道并不甚浓……）”

“您确信无疑吗？”

他不作声了，倒在汽车的一角，两眼半睁半闭，或者是在考虑问题，或者是在呼吸新鲜空气，这使疲劳全消，就象洗过澡一样。傍晚，笼罩着一片模糊不清的蓝光，到处是一块块的稻田，象是朦胧的水彩画中涂成灰色的明镜，倒映出一丛丛灌

木，一座座宝塔；还有高耸的无线电报天线塔。他闭上嘴唇，轻轻咬着上唇的胡子，回答道：

“您知道，英国人最近揭露的香港La Monde这个组织的阴谋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刚刚到达。”

“好，La Monde这个秘密组织注意到香港同广州之间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一艘名叫‘勒霍曼’的轮船进行的。这艘轮船停靠香港码头，由一名英国军官率领水兵担任警卫。那个秘密组织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能够阻止轮船前往广州，那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这艘船上没有我们的人吗？”

“没有。武器将在珠江岸边某些荒僻的地点交给一些木船。这完全象在苏伊士运河上偷运印度大麻一样。”

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到那阴谋。秘密组织的六个人，深知有被杀头的危险，仍旧杀死了押运货物的英国军官和水手，夺取了轮船达四个小时之久。黎明时，他们正在撤退，却被英国自卫队的巡逻小分队截获。您猜猜，他们临走时带着什么东西？中国木船船头都有两根长六米的木头，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眼睛。他们正是带了一根这样的木头。”

“我不太明白……”

“这画着的眼睛给木船指引航向，没有的话，船就要沉没。”

“哦！哦！”

“您感到惊奇吗？咳，活见鬼，我也一样。但是，实际上……”

“这个秘密组织是最严肃认真的，最值得您信赖的；您想想，在紧急关头，他们准备什么都不要，却去寻找画在木头上的一只眼睛。”

看见我在微笑，他又说道：

“您以为我在进行概括，夸大其事。您瞧吧，您瞧吧，这类事情，鲍罗廷和加林会给您讲好多好多的。”

“您认识加林？”

“我的上帝，我们在一起工作过……您要我讲些什么好呢？……您知道他在当宣传部长吗？”

“刚刚知道。”

“啊！……这……很难解释，不！解释它有困难。您知道，中国不了解要付诸行动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却紧紧抓住它不放，就象1789年的时候，平等的思想紧紧抓住法国人一样。也许整个黄种人的亚洲都是这般情景；当德国国会议员们开始了尼采^①式的预想，日本狂热的学生却从悬崖上往下跳。广州更加黑暗，也许更加恐怖。最简单的个人主义是毋庸置疑的。苦力们正在发觉自己还活着，起码还是活生生的人……就象有一种民间艺术一样，也有一种平民的思想，这不是普遍性，而是另一回事……鲍罗廷对工人和农民宣传说：‘你们是了不起的，因为你们是工人、农民，属于国内两股最强大的力量。’这完全不起作用。他们认为人们并不承认他们是国家的强大力量，因为他们总是在挨打挨饿。作为农民，他们太习惯于受人歧视。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

他们希望摆脱被歧视的境地，害怕看到革命的结束，害怕重新受人歧视。国民党的宣传，也就是加林的宣传，从不对他们讲这些话，却以深刻的、翻天覆地的、料想不到的方式，特别强有力地影响他们，使他们能够相信自己的尊严，如果你喜欢的活，也可说相信自己的重要性。应该看看，几十个人力车夫，一副冷嘲热讽的猫脸，衣衫褴褛，戴着草帽，被崇敬的人们簇拥着，象志愿兵一样摆弄着武器，怀疑我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是坚强有力的，因为他们平分土地给每个人，而且这场革命给每个人以生命。要对抗这场革命，任何西方强国都无能为力……仇恨，有人想用‘仇恨’来解释一切！真是简单的想法！我们的志愿者有种种理由表现得狂热：首先，因为他们现在对生活抱有希望……以致他们只能对过去的生活吐唾沫。怎么？在这点上，鲍罗廷恐怕还不明白……”

“那两个大头头，他们相处得好吗？”

“鲍罗廷和加林吗？”

起初，我觉得他不愿意回答我，可是并非如此：他在思考，圆脸显得十分清秀。夜幕渐渐伸延开来。只听见有节奏的蝉叫声盖住了汽车的马达声，公路两旁的水稻田总是急速向后退去，地平线上，一株槟榔树慢慢地移动。

“我不相信他们会相处得很好。”他接着说，“他们互相合作，如此而已。他们互相补充。鲍罗廷是个行动家，加林……”

“加林怎么样？”

“他是个善于行动的人。有机会的时候，他就行动。您听着：您在广州会遇见这两种人。一种人应该被称为冒险家，他

他们在1921年或1922年孙中山时期来华，为的是碰碰运气，或者玩命；对他们来说，中国革命是跟他们或多或少有关的表演。革命的情感在这些人身上升上风，犹如外籍军团士兵主要对戎马生涯感兴趣一样；他们从来不可能接受社会生活，对于生存提出诸多问题，想给他们的生命以一定的意义，可是现在却放弃这一切想法，只是尽义务而已。而那些同鲍罗廷一起来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则把中国当成他们将要加工的原材料。你在宣传部会见的将是第一种人，而第二种人差不多全在搞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加林代表——和领导——第一种人，他们力量虽不甚强大，却很聪明。”

“鲍罗廷到来之前，您就在广州吗？”

“是的，”他笑着回答说，“但是，请您相信，我讲的话很客观……”

“那以前呢？”

他默不作声。他会回答我说这与我无关吗？也许他没有错……不。他仍在微笑，而且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膝头，说：

“以前，我在河内一间中学当教师。”

他的微笑更加明显，也更加富有嘲讽的意味，他的手仍压在我的膝头。

“但是，我更喜爱别的事，请您想象一下……”

他似乎要阻止我提出新的问题，马上抢着说：

“鲍罗廷是一个出色的代理人，特别勤勉，勇敢无畏，有时显得鲁莽，又很单纯，一心一意想着他要做的事……”

“这个人每件事都要想一想：对我有用吗？怎样才能为

我所用？这就是鲍罗廷的为人。他这一代的布尔什维克都有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经历，他们都认为，一个人首先应该是个关心现实的人，关注在掌握政权中所遇到的困难的人。其实，他记得他这个犹太青年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小城市埋头攻读马克思的著作，毫不害怕周围环境的险恶，不怕以后会流放到西北利亚的情景……”

蝉儿不停地叫。

“您认为什么时候才会有您刚才所暗示的情报？”

“几分钟以后，我们将在堤岸党支部主任家吃晚饭，他开一间烟馆兼饭馆，就跟这间一样。”

我们真的经过一群饭馆，它们挂着大字牌匾和镜子。那里的生活，除了灯光和喧闹声之外，别无其他：无数的反光灯、玻璃镜、大大小小的电灯泡；一片麻将声、卖唱声、刺耳的笛声和锣鼓声……

灯越来越密集。汽车司机减低车速，变得很激动，不停地按喇叭，以便在穿白布衣服的人群中间前进，街上的人群比欧洲的要密集得多；工人们，也就是各行各业的穷华侨，一边散步，一边吃水果和甜食，只是稍稍移动一下，闪出一条路让汽车通过。汽车尖叫着，越南籍司机大声地咒骂。这里毫无法国的影响。

汽车停在一间饭馆兼烟馆的门前。它的外表象一所私人公馆，不如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些饭馆具有殖民地的特点，没有简陋的铁棚阳台。按照惯例，大门口挂着一块金底黑色大字的招牌，而左面、右面，里面，甚至在楼梯踏级的竖板上，都有镜

子。柜台收款处，有一个异常肥胖的中国人正在打算盘，只见他赤裸的上身遮住了后面一个房间的一半；在暗处，几个橙黄色的身体，一些灵巧的手，在一个装满珠光海螯虾的大盘和堆积如山的轻轻的红色空虾壳之间来回移动。

在二楼，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国人，长着一副看门狗的头，接待我们，马上请我们进到一间雅座，他的三个同胞在等候我们。他们穿着一尘不染的白色军服，乌木长躺椅上放着几顶殖民帽，大家互相介绍一番（当然，我连一个名字都听不清）。小桌子上没有铺桌布，摆上了菜盘和装调味汁的小杯子；几把藤扶手椅摆在桌旁。吊在天花板上的许多电灯泡的光亮洞穿了繁忙的黑夜。鞭炮声、骨牌的噼啪声和锣声响个不停，有时还可以听到独弦琴的吱哑声，人声嘈杂，形成更高的声浪。房间里空气闷热，电风扇竭力要赶走那一阵阵的热空气。

狗头是这间铺子的老板，给我们当翻译，带着浓重的乡音，几乎是低声地对我们说：

“这星期，法国医院院长要来这里吃晚饭……”

他似乎很自豪，但他的话被最年长的朋友打断了：

“告诉他们……”

热拉尔马上让他们知道我听得懂广州话，他们的好感变得更加明显。谈话开始了：有关民主的长篇大论，“民权”，等等。我强烈地感到，这些人唯一的力量是混乱的感情；他们遭受到的痛苦是他们唯一真正觉悟到的东西，我想起法国大革命国民公会时期各省的会社。（这些中国人彬彬有礼，却有吐痰的习惯，形成相当奇怪的对比）。他们是多么相信人们的言谈！面对

技术委员会的清醒和坚韧的行动，他们应该是弱者！他们给这个委员会送去自己的金钱……

以下就是他们今天得知的新闻，比较混乱：

所有内地城市里的英国人都逃到租界避难。

苦力大联合会决定，每个会员从此每天交三分钱，支援香港的罢工工人。

上海、北京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忘外国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暴行，要争取中国的自由权。

南方各省，人们纷纷自愿报名参加纠察队。

粤军刚刚从苏俄那里获得大宗战争物资。

然后是用大字印的：

“香港即刻要停电。

昨天有五宗凶杀案，警署署长受重伤。

港岛即将断水。”

最后是关于内地政治的新闻，几乎全都与一个名叫郑大的人有关。

吃完晚饭，我和热拉尔下楼来，被卷入一阵挥动白袖和鞠躬的旋风中。我们决定去散一会儿步。空气清新，在不远的河面上，轮船汽笛鸣叫；隔很长时间，从潮湿的空气中传来几声哧哧声，倒压了那些中国饭馆的喧闹声。

热拉尔走在我右边，神情不安。今晚，他喝多了。

“您辛苦吗？”